

《海上洋人》: 解读上海的新路径

◎ 毛时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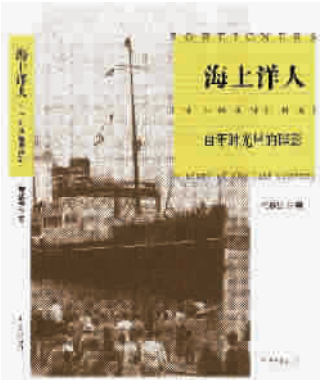
关于上海的书,现在是越来越多,车载斗量了。因为上海的国际化,因为上海的现代化,因为上海的机会,因为上海的文化,因为上海的舒适,因为上海的非比寻常的魅力,人们越来越多地开始上海故事的书写,上海历史的叙事。也越来越多地开始从书本的字里行间和生活的饮食起居里, 阅读上海。上海是个千面人,它经得起人们一千次一万次的书写阅读。

徐茂昌的《海上洋人》从百年时光的粼粼波光里打捞起了一片片“碎影”,或者说是“倒影”,让我们获得了一个阅读理解上海的新的路径。他从和上海有着几乎刻骨铭心记忆和重要人生联系的“洋人”这条线索,解读了上海的前世今生。他们在人生的重要时刻邂逅上海,上海成为他们一生施展自己的重要舞台。我不是上海史专家,但我在帮陈伯海先生主编《上海文化史》的时候,也大体了解过上海开埠后的风云变幻。其中少不了所谓的“洋人”。不管你是爱还是恨,喜欢还是厌恶,肯定还是否定,你都无法回避“洋人”在上海这座城市的存在和曾经发挥过的积极和消极的重要作用。这种存在和作用很难用简单的二元对立的价值判断下结论。他们令我们屈辱,用坚船利炮,把不平等条约和租界强加在一个主权国家的身上,以殖民主

义者对财富的疯狂掠夺,富足了自己的母国。但他们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不同的文明,使我们有了文化文明互补兼容的可能。“洋人”,在作者的笔下不是一个固化的族群,而是一个相当丰富多彩的社会存在。有以武力为后盾胁迫中国官员签订城下之盟、并且开启了租界大门的英美使节巴富尔、阿礼国、巴夏礼,有强暴蹂躏中国主权者残杀中国同胞者华尔、白奇文、戈登,有在上海发了“洋”财也同时为上海现代工业、金融、房地产增添了传奇一页的大亨巨贾,也有满怀着友好向世界昭示着中国苦难和抗争的新闻记者鲍威尔、斯诺、卡尔·克劳,有让欧美大陆迷上中国文化中国文明的女作家赛珍珠、史沫特莱、项美丽,有在上海把生命献给了人类反法西斯正义事业的情报人员,还有为东西文化交流架设桥梁的一代文化巨匠……他们都在上海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深深的或光荣或耻辱的足迹。也是上海区别于中国其他城市的特别的传奇。说到上海,我们喜欢追溯她遥远的历史,这是人类的寻根意识所致。但真正的上海城市性格和文化气质,依我看和 1840 年鸦片战争后的开埠有着最为直接不能一言以蔽之的联系。甚至可以这样说,没有书中的这些“洋人”很可能上海就不是今天的上海。就此而言,

言说上海,除了主体的上海人、中国人,当然也少不了“洋人”。缺了“洋人”角色的上海近现代史的叙事,多少有些重要的缺憾。

因为自己的阅读和工作,我对《海上洋人》里次第登场亮相的“洋人”虽谈不上熟悉,却也大多有所耳闻。徐茂昌是《解放日报》的资深记者,为写此书,他查阅大量历史资料, 确保了历史和人物的真实性。经过他历史学家般的广征博引又兼以文学家的妙笔生花,这些散落在各种典籍里的只言片语变成了丰富完整的传记,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人生,他们的个性,他们和昨天上海和今天上海的因果关系。中国有纪传文学的悠久传统,现在西方流行非虚构文学。徐茂昌的笔法,二者兼有,婀娜多姿。这些洋人初来中国来上海,大都孑然一人,怀着一颗冒险的心。然后无所不用其极,在上海打拼出一方天地。这些凌乱的素材,经过作家的精心编织,就像一块镶嵌在历史大墙上的挂毯,充满了旖旎的色彩。在书中,我们看到了阿礼国在上海豪夺土地时与道台吴健彰的权力争斗的波澜起伏、刀光剑影。看到了如今已经灰飞烟灭的哈同花园主人财产被转移到沙逊名下不为人知的经过。我很小的时候,每次走过外滩,父亲就会指着和平饭店绿色的尖顶,讲



“蹀脚沙逊”发迹的民间传闻。这些传闻,在作者的笔下有了准确、完整而且读来愉悦的解答。在上海人眼里的“洋人”大多是高鼻子、蓝眼睛的西方人。作者的视野却别有只眼有趣地纳入了东“洋人”尾崎秀实、中西功,还有一般人很少注意的韩国义士尹奉吉、金九。他们在上海出生入死,乃至视死如归的曲折而壮丽人生和人生结局,今天读来依然令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当然,还有罗素、爱因斯坦、萧伯纳、泰戈尔这些文化巨匠在这座城市留下的永久的声音,播下的总在开着花的科学文化的种子。

我想,《海上洋人》一定是上海人重温乡土历史的一本好读物,也会赢得许多新上海人和对上海有兴趣的中外读者的欢心。

新书推荐

《手艺的思想》(修订版)
杭间著,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早在十六年前, 艺术学者杭间已在他的《手艺的思想》中涉及到对民间工艺的保护和研究,特

别是时下相当时髦的所谓“匠人”精神的提法。书中包括他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陆续发表的记录、阐释、分析民间手工艺的文章。此番推出的修订版在保持初版的主要内容的同时, 增加了近几年撰

写的关于手艺思想的新篇目。

《摩天大楼》陈雪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台湾作家陈雪以一座高楼作为情节推展的空间平台,将悬疑、世

情、人文关怀等元素融在一起,继续她在作品中对底层民众、边缘人、少数群体的关注,笔触细腻老练,犀利得近乎“残忍”,对书中人物的命运固然是种呈现,对作者自己的创作心境也不失为一种挑战。

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无枪战士”

◎ 陈增壽

昆明、保山、腾冲、玛瑙山、宛貌、胡康河、野人山、密支那、伊洛瓦底江,……这些或熟悉或陌生的地名,串联起一段七十余年前的往事。我翻阅这本 1945 年的旧书《保密公路国外段工程生活纪实》的影印版时,看到了对这段往事的记叙——二战期间, 修筑一条被冠以“史迪威公路”之名的公路。它通过印、缅交接边境直达我国西南地区,突破了日军封锁,运送战备物资进入中国。所谓“保密公路国外段”就是这公路在中缅边境的部分。它的修建是中美两国军民齐心合力的成果, 又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远征军在印度、缅甸,与美、英军将士共同浴血奋战抗日寇征程的延伸。

读这本书如同进入那个岁月。那是 1944 年 12 月至 1945 年 1 月,时值隆冬,积雪的高黎贡山峡,寒风猎猎,近六千名公路修建者日夜苦干,其中五千余民工就来自中国的腾冲、梁河等地。“其中贫苦者至多,大都鲜有御寒衣着,甚至鹑衣百结,不蔽股臂。唯观其兢兢工作,绝无瑟缩之态。足知渠等远离乡井,怀满腔热血,愿为危难祖国尽一份力量。寒冷曾不足以稍动其心。笔者深受感动。”写下如此一段

颇具文言色彩的这个笔者,估摸多半是自小读私塾开蒙的人。因为“渠”字的字义解释, 有一个是“他”,可那只见于中国古文中。这段文字,点明了《保密公路国外段工程生活纪实》的诞生缘由,该书是参加这条公路建筑人员回忆这段经历所写数十篇文章的汇编文集。文章作者大部分是在中缅边境执行公路勘察设计、修建工程的中国技术人员。这些工程师有不少是毕业于中山大学、浙江大学的“理工男”。将他们从原先在四川修建机场的工程中抽调出来,集结昆明机场,直飞密支那。可见这段保密公路的修建当时迫在眉睫。那是 1944 年 9 月,他们初登缅甸国土,看到的是当地硝烟初退、弹痕累累的模样,目睹中国远征军将士血战日寇的战场实况,感慨之余在他们心头激荡的,或许正是对日寇的同仇敌忾。为了让反法西斯盟军支援的战略物资,早日运抵中国,这段公路的竣工时日,有待于作为先头部队的“理工男”们地形勘察、工程设计之争分夺秒。

文章记录了公路修建开工前进行勘察、设计的那些日子,也透露“理工男”们对这次“出国”的某些期盼:可有机会买一把优质的小

提琴带回中国?或许能在国外找个好牙医解决镶牙问题? 等等。可“丰满”的理想,遭遇的现实却是极其“骨感”:他们的宿营地和测绘地图的办公室,是在被战火损坏的当地破旧营房中,用当地的野竹搭建而成,因陋就简。每天,在夜色未褪的黎明前,匆匆吃毕早餐的他们就离开宿营地,扛着仪器,由当地向导引领,在茅草、野藤、丛林中行走,赶往勘察地点。一路上,惊起野猴已经司空见惯,令人惊恐的是可能会和老虎打个照面。于是,常聚集多人同行, 又一路高扬火把,驱走猛虎。天明时分开始勘察公路路线的工作, 也是穿行在野山莽林中。有时前面与后面的工作人员,因为地形相隔, 视野又被野草、竹藤、林木所遮蔽,根本无法相望,不得不大声呼喊,才得以确定对方的位置……与那些公路施工中开挖土石的中国民工一样,他们都是反法西斯战场上的“无枪战士”。

这支“无枪战士”队伍原本都是男儿,可居然有了中国女子的身影。她们是日寇在入侵广东时抢掠的当地女子,被强迫随行为“慰安妇”,而遭日军一路裹胁到缅甸。凶残无耻的日寇在与中国远征军将士交火时,还强迫这些苦命女为

日军制作饭团,“姐妹们的反抗方式,就是将碎玻璃悄悄掺入饭团。”……日寇被击毁败退时,这些苦命女子趁机设法分别躲藏野莽山林中,方才摆脱日军。她们在当地民众帮助下,找到来修建公路的中国人。姐妹们不计报酬多少,为来自祖国的中国技术人员做饭、洗衣服。她们期待设法联系祖国,等待早日回到家乡的日子。

修筑公路必然逢山破岩、遇水架桥,破岩架桥中,时有人员丧亡的意外发生。书中记下的丧残者名字只有三个:美国工兵滴霖、中国木工张梅根、熊宜成。滴霖被崩落的山石砸中身亡。在架桥工程中,张梅根重伤至残、熊宜成落水溺死。

修建保密公路的年代,距今已经七十多年了。或许,在滴霖的家乡美国,他的亲人会记住他。可是中国木工张梅根、熊宜成,他们的后人是否还知道在这段往事?尽管张梅根、熊宜成和来自中国腾冲、梁河等地的五千余民工一样,当年远离乡井,“怀满腔热血,愿为危难祖国尽一份力量”。可数十年来,这些普普通通的贫苦者,多半是一直默默无闻地沉寂在历史中。这些民工奋战在高黎贡山积雪寒风中的身影,我们今人不该忘却。

《上水船集》分为“甲集”和“乙集”两册,谷林著,止庵编辑,中华书局出版。

先前,谷林先生曾出版《情趣·知识·襟怀》、《书边杂写》和《淡墨痕》三书。《上水船集》收录了三书之外的文章一百七十二篇。谷林先生曾说:“上水船乃吾乡俗语,意为虽费尽力气,终究寸迟尺滞,不能速达也。盖喻作者之拙钝而已。”此话,自是想阐明书名之寓意所在,但更能看出谷林先生一片谦虚的人生情怀。

谷林先生,可谓厚积薄发。最初,他只是为《读书》杂志做义务校对、义务编辑及义务评论。但终是因了积学深厚,一发而不可收,成为一代书话名家。故尔, 后人对其评价极高:“ 谷林能写一手好书话,在书界以文字优美、评述到位广受好评。他的文章温润而清朗,有一种礼的端庄,与他人的人格风度完全一致。”

《上水船集》,正是以“书话”为主,全面展示了谷林先生“一位纯粹的读书人”的风范。

《上水船集》的书话文字,涉及广泛,诸如,出版、编辑、校勘、目录、版本,以及买书购书,书店卖书,为文写序,修辞炼句等等,无所不及。乍一看,似乎有些“杂”,但也正是这种所谓的“杂”,体现着作者的“博”。凡与书有关的东西,作者尽收笔下,行诸文字,涉笔即成趣,成识,成就一位读书人的高尚风范。

止庵曾评价说:“谷林先生那一辈作者中,有比他作品多的,却不及他文字精致;有比他名声大的,却不及他见解通达。”此一评价,精准而到位,很完美地概括了谷林先生书话的特点,真可谓“解人”也。

先说“通达”。何谓“通达”? 止庵说:“他所受的时代局限甚小, 既不泥古,亦不趋时。”我觉得,谷林的“通达”,核心在于“不趋时”。换句话说,就是不跟风,不随某一思潮而逐流而去。他有一种旁观者的从容和豁达。他总是以平和、冷静、客观的态度, 去写自己的文章;在文章中,表达自己的思想观点。故尔,他的文章不浮,不躁,端庄雅致,隽永而有韵味。谷林书话,“不泥古”, 但却是继承了古风,传统书话的写作特点,尽在继承发扬之中。我们从他的书话中,能读到传统书话的那种沉静,那种清雅,那种隽永的书卷滋味,那种古朴的文人怀想。

再说“精致”。止庵说:“(谷林的书话)假若但见词章之美,或以小品目之,未免浅尝辄止,舍本逐末了。”可见,止庵也是肯定了谷林书话的“词章之美”。的却,“词章之美”,是谷林书话的一大特点。谷林,读书博而深,而且所读之书,偏重于古典文化,所以,他的文章语言,也就深印着古典文化的痕迹,特别是“词章”之运用。当然,谷林书话的“精致”,还有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话”外之音,一篇简短的书话中,常常蕴有深刻的思想。

当然,谷林书话,之所以“精致”,还有其为文态度的认真,对文章的不断“冶炼”。谷林自己说:“我在重读一些被印出来的自己的文章的时候, 发现还需要修改的地方,总是很不安。人们往往免不了说错一些话,要求‘足赤’是办不到的;但是经过冶炼,要求成色好一些,却是可以办得到,也是应该办到的。”

清雅隽永的谷林「书话」

◎ 路来森